

美国出版史上最有争议的书籍之一

HERBERT O. YARDLEY

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美国黑室

“美国密码之父”雅德利经典**揭秘**作品

一部让美国政府出台法令
禁止泄露国家秘密的书籍

详细揭秘美日等国之间的外交秘闻

全译本
珍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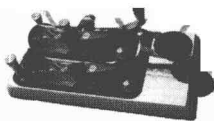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美国黑室

【美】赫伯特·雅德利 著
何卫宁 译

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HERBERT O. YARDLEY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黑室/(美)雅德利(Yardley, h. O.)著;何卫宁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1

书名原文: 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ISBN 978-7-5155-0323-3

I. ①美… II. ①雅… ②何… III. ①密码-通俗读物

IV. ①TN918. 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9858 号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授权, 严禁任
何方式使用。

美国黑室

作 者 (美)赫伯特·雅德利

译 者 何卫宁

责任编辑 丁洪涛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323-3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64210080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本书谨献给

那些曾经为 MI-8 和美国黑室工作过的人

以及我们的本领高强的敌人和那些仍然隐蔽在幕后的密码专家

前 言

记述世界历史的书籍很少透露各国外交黑幕背后的秘密。想知道这些秘密吗？《美国黑室》一书就能告诉你。“美国黑室”是美国政府的密码局，在“黑室”里，密码专家揣摩如何破译外国政府的密码电报、化学家蓄意伪造外交封条、摄影师把外国的外交信件拍照下来。

在本书中，我想以简单、平静的方式展示这个机构的秘密。我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机构是我为美国政府创建的。该机构在最鼎盛的时候，工作人员总数达到 165 人。我管理这个机构长达 12 年之久。在此期间，我领导它进行各种秘密活动。最后，来了新一任的国务卿，他下命令关闭了我领导的“美国黑室”。

12 年来，他是美国国务院第一位有此勇气做出这样决定的国务卿，虽然他知道世界上各大国都有自己的“黑室”，但他仍然宣称他国的外交书信是不容窥视的。我本人觉得与其说他有勇气，不如说他无比天真。这位天真的国务卿竟然谴责美国密码局的秘密活动。如今，“美国黑室”被迫关闭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为其保守秘密。

你能听到来自英格兰、法国、梵蒂冈、日本、墨西哥、古巴、西班牙、尼加拉瓜、秘鲁、巴西等国的窃窃私语。

你能看到大使的保险柜被打开，他的密码簿被偷出来拍照。

一名可爱的女孩与大使馆的秘书跳舞。她恭维他。他们成了私密的朋友。他由于轻率，这才使得我们看到他密码簿里的奥秘。

我们小心谨慎地伪造外交邮戳。我们的专家精巧地把信封打开，

美国黑室 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将其内容进行了拍照。

几个月的艰辛劳动破译了新密码。为了让密码专家可以发现密码的奥秘，50 名打字员疯狂地制作频率表。

我们截获的一封信。化学家用各种化学试剂试着显影。几个字母若隐若现，一个句子浮现出来了……接着是整个段落……后来，我们看清了第 2 封、第 3 封……你看，这是巴拿马运河的计划！一名美丽的妇女被逮捕，我们把她投入监狱。她在死前供认了。

一大堆混乱的信件；我们破译了它们。有人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一封惊人的电报。总检察长和国务卿争着向总统做汇报，就好像学校里的孩子争着给老师苹果，希望获得老师的喜爱一样。

第一次裁军会议召开了，会上将决定出世界各强国的海军实力对比。快递员从“美国黑室”飞快地向华盛顿传送刚被破译的密码电报。“美国黑室”受到严密保护。荣誉像雨点似地落在我们身上。陆军部长把“杰出服务勋章”别在我的翻领上，他还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目 录

第 1 章	国务院译电室里研究密码学	1
第 2 章	参军进入军事学院	15
第 3 章	隐显墨水里的神奇奥秘	27
第 4 章	帕特丽夏的密信	43
第 5 章	追捕美女间谍维多利卡夫人	53
第 6 章	两封神秘的德国电报	77
第 7 章	瓦贝斯基——被判死刑的德国间谍.....	93
第 8 章	潜入大使馆偷取密码簿	117
第 9 章	出国工作获得多封推荐信	139
第 10 章	英国密码局里的意外收获.....	149
第 11 章	无法进入法国密码局	159
第 12 章	巴黎和会的阴谋诡计	167
第 13 章	令人震惊的苏联间谍文件.....	175
第 14 章	最难破译的日本密码	183
第 15 章	被吓跑的传教士密码专家.....	199
第 16 章	华盛顿裁军会议中的美日巅峰博弈	207
第 17 章	我获得了杰出服务勋章	233

美国黑室 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第 18 章	国务卿面见总统所引发的密电危机	243
第 19 章	写给国务院的有关密码安全的忠告	255
第 20 章	关闭美国黑室	267

第 1 章 国务院译电室里研究密码学

美国有个叫“黑室”的机构，我是“黑室”的负责人，这个机构于 1929 年停止了其秘密活动。16 年^①前，我来到美国国务院做电报员，那时我还年轻，不知道什么是外交代码，什么是外国密码。当时全美国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些事。

华盛顿在 1913 年的时候是一座宁静安详的城市。可是我不久之后就听说国务院译电室有与惊天动地的大阴谋进行斗争的历史。站在译电室空旷高大的房间里能远眺白宫的南草坪。我在工作之余举目远望，能看见有人在南草坪上打网球，几年前罗斯福总统和他的“网球内阁”每天都在那里打网球。

沿房间的一面墙放着一张很长的橡木桌子，桌子上面有一台电报机像患了口吃病似地断断续续唠叨着，几个装电报稿的大柜子几乎把房门堵上了。房间中间，两张大平板桌子，并排放着，几个围着桌子坐的译电员用拇指翻着密码簿，潦草地记录着什么，偶尔停下手中的活点燃香烟。在低沉的电报机的呻吟中，打字机发出沉重的打击声，把一份原始电报复制出 15 份拷贝。靠墙放着老式的壁柜，来往于世界各地的领事和外交站点之间的电报被装订后，存放在这些壁柜中。角落里蹲坐着一个大保险柜，柜门微微敞开着。

房间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就像到了家一样。过度劳累的译电

^① 作者于 1913 年来到美国国务院工作，当时是 24 岁。

美国黑室 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员表情非常轻松，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都有历史事件从他们手缝中流淌过去，在他们眼里这些大事却不如棒球比赛的分数重要。对他们来说，诸如墨西哥总统马德罗遇刺、韦拉克鲁斯炮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威胁等事件，仅仅意味着更多电报往来、更长的工作时间，除此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了。

值夜班的气氛则截然不同。国务院的官员常来译电室闲逛，有时国务卿本人也来。偶尔来寻觅电报的官员中有外交官、南美专家、欧洲专家、近东专家、远东专家。有些外交官能免费喝酒，他们边喝酒边聊天，甚至有时能为国务卿的“愚蠢”政策争论几个小时。有一个外交官非常特别，他看上去异常精明，但喝酒喝得很凶，他总是把从墨西哥城发来的最新电报朗读一遍后再下班回家。朗读完电报，他总是面色庄重地问我某个单词是用“c”或是“k”拼写。

他那剪裁得很贴身的服装和他在外国首都的桃色故事，给我这个乡下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我这个卑微的电报员兼译电员一点都不觉得他有多么伟大，而只是感到有些滑稽罢了。后来，我能以平等的身份同他交流，我发现我早期对他的印象是正确的：他为人不错，性情愉快，是个喜欢穿漂亮衣服的笨人，热衷于四处走动展示他那虚伪的欧洲式矫揉造作。

有个部门主管南美事务，这个部门的主任是个截然不同的人，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外交官。他接受训练的地方不是欧洲宫廷的会客厅，而是南美的恶劣社会现实。他似乎对会客厅和桃色事件不感兴趣。相反，他喜欢按照他的意愿摆布南美洲的军队、将军、总统。他是不是聪明，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是个强人。他是那本名叫《美元外交》一书的作者。后来，布赖恩上台当了国务卿，指责这位老兄的政策不对，把他赶走了。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听到过“美元外交”这个词。但是，这个词此后在报纸上大量出现。

这位老兄，闲暇时喜欢一边思考，一边絮叨。我与他成了朋友，非常喜欢听他讲阴谋诡计的故事。谈话中，他粗略提及一些事件的

日期。待他走后，我就把落满灰尘的电报卷宗拿出来，查阅当时的真实的密谋记录。我找到了许多令人激动的事件，比如，巴拿马运河事件，再比如，美国为委内瑞拉问题与英国几乎闹翻的事件，此外，还有许多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重大事件。我好像是又回到家乡的面包房，坐在面粉桶上听那个被流放的德国贵族面包师有声有色地讲历史上的阴谋诡计。

美国外交密码能不让别人破译吗？没人知道。我在历史书中看到密码专家能破译军事密码电报和外交密码电报。各国都有密码专家。为什么美国没有一个机构破译外国政府的密码电报呢？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那颗年轻的心正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我想把一生献给密码学。我也许可以像外国的密码专家那样挖掘出世界各国的秘密。从此，我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准备工作。

我很快翻遍了国会图书馆中有关密码学的书籍。这些书很有趣，但不实用。接着，我读了埃德加·爱伦·坡的书信集，我想看看他是如何科学地处理密码术的。我觉得他喜欢自吹自擂，仅是个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并不理解密码学的真正原理。以今日之科学观点看密码术，世界上没有人能跟“美国黑室”相匹敌。

最后，我找到一本美军有关军事密码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美军在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通信兵学校的密码教材。书中介绍了许多种密码方法，但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所介绍的方法都太简单，任何聪明的学生即使不学课程也能破译书中的那些密码。这本小册子，能给我的就这么多了。

显然，我需要自己做点开创性的工作。我立刻着手进行。由于我的朋友众多，所以我能轻易拿到华盛顿与各使馆交换情报用的代码和密码。我的进展很缓慢，因为分析密码的工作量很大（后来，我有50个打字员忙于制作频率表。）。我有时能破译，有时不能。我是在学习一门新科学，并且没有惯例可循。

有一天晚上，工作不忙，我正在分析密码。我听到纽约电报局

的一个人告诉白宫的电报员说（我们用同一通信线路），他有豪斯上校给总统的一封 500 字的密码电报。电报传过来后，我做了一份拷贝。这是一个供学习破译用的练习，因为总统和他信任的代表肯定会使用比较难破译的密码。

我花费了不到 2 个小时就破译了这份电报，我心中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快乐。我一直对所谓的大事不感兴趣，因为我天天都接触，这叫见多不怪。但是，眼前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豪斯上校去了德国，而且见了德国皇帝。英国电报公司也收到了这条消息，我们可以肯定英国海军密码局已经拿到了电报的副本。

豪斯上校肯定是盟国的最佳密探！有他在德国会见德国的皇帝、德国的亲王、将军、主要的企业领袖，盟国根本不必派遣间谍去德国。这应该算是争取和平的举动。可是，那个坐在白宫里梦想着自己能塑造历史的男人，虽然他希望世界视他为国际政治家，期待自己变成和平的仲裁者，但他竟然用中学生使用的密码与自己的代表通信。这简直不可思议。这难道不是他失败的原因吗？

我虽然掌握了这一巨大的秘密，但内心很焦虑，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它。我可以通知我的上司。那又会怎样呢？总统轻视别人的意见。此外，如果这件事曝光，他会很丢脸，反对他的人不会饶了他。他肯定会惩罚人，被惩罚的人肯定是我，因为我不该看他的秘密电报。我还是保命要紧。我用火柴把那几页纸烧了，连灰烬都处理了。让总统和他的秘密代表继续演他俩的喜剧吧。

美国总统对待密码的兴趣很幼稚。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受命组建“美国黑室”。也就在这个时候，总统向俄国派遣一个使团，使团的团长是总统的红人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电报公司不断把他们收发的美国使团电报急件的副本送给我，我发现这些急件使用的密码实在是太初级，可以给学习破译密码的学生当做练习使用。

至此，我已经花费数月时间研究美国的外交密码，虽然进展缓

慢，但很有成效。为了分析密码，我需要做大量文字工作，这很无趣，但绝对必要。在这个过程中，我写下了许多笔记，因为我希望写一篇完整的密码分析论文，并提交给我的上司。我不想解释我使用的方法。为了解释，我必须说出国务院密码本的秘密，我不能这样做。所以，我只好开始对外国政府的密码进行科学分析。

在1913—1917年之间，许多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其中，兰辛先生最特殊，他后来做了国务卿。他的衣着完美无缺，灰白的头发，短胡须，像是扑克发牌人那样脸上毫无表情。兰辛先生在与我们玩扑克牌游戏时常被欺骗。在现实中，如果他没有跟那个像暴君似的校长有瓜葛，也没有派一名亲英分子代表自己去伦敦，历史将会截然不同。

说到美国驻伦敦大使佩吉先生，我不得不多说几句。不过，我不想去琢磨一只老鼠在盯着国王和大臣时的内心活动。一些想赦免德国的历史学家说，他们在德国找不到能证明德国有战争罪的文件。这能证明德国无罪吗？不。我特别感谢布赖恩先生的裁缝，因为他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小外交档案库。这位裁缝给布赖恩先生燕尾服的燕尾上做了一个兜，布赖恩先生常把电报放在那个兜里，而且永远不记得拿走，所以那个兜变成存放电报的小仓库。几年后，我听说有几千份文件被销毁。我的上级曾向我传达国务卿本人的命令，要求我把佩吉大使的密件都销毁。美国总统甚至连看都没看过这些密件。后来，我在伦敦听说，由于大使的言论过于疯狂，相关文件不允许运往华盛顿，而必须就地销毁。如果有一封这样的电报到了总统手里，沃尔特·佩吉先生（Walter H. Page）就根本无法出版他的《沃尔特·佩吉生平和书信集》。美国的历史也会截然不同。

布赖恩晚上常来我们这里，我很希望见到他。他洪亮的声音很吸引我，他具有吸引人的气质。不过，我们都觉得他做国务卿很滑稽。他经常口授如何回应一封电报，可是第二天马上又发一封观点截然相反的电报。如果他兴奋起来，他会亲自到我们电报室给某个

大使发一份不加密的电报。第二天肯定有人发来询问电报：“收到布赖恩署名的不加密电报。请核实真伪。”他曾给墨西哥政府新委任的美国部长亨利·莱恩·威尔逊发去贺电。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与这位墨西哥部长威尔逊关系不好。威尔逊总统看到贺电后大怒。第二天，国务卿布赖恩发电报说那个贺电是个错误，有必要取消。他让整个国务院糟糕透顶，但他是个好人。虽然大家有时嘲笑他，但真心喜欢他。

有一位作者指责布赖恩对日本驻美国大使无礼，因为布赖恩有一次说：“让那个猴子进来。”那位作者就是海伍德·布龙^①，他其实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一点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实际上，布赖恩没有说那句无礼的话，是一位不老练的秘书说的，这位秘书年轻时在大学里领导示威活动几乎要把布赖恩嘘下讲台。要想出名，就得这样做。

其他大人物也曾来过国务院译电室。有一天晚上，内阁一半成员都进来了。他们希望看到一封重要电报的译码过程，这封电报能告诉他们墨西哥人是否向美国国旗敬礼。后来，这件事演化为美国炮击韦拉克鲁斯的事件。决定性的时刻是晚上7点钟。由于有如此多的重要人物在场，我以国务院的名义命令在加尔维斯敦和韦拉克鲁斯之间传递的电报、韦拉克鲁斯和墨西哥城之间传递的电报都必须用公开的电报码。7点过后几分钟，加尔维斯敦的电报员说：“从墨西哥城传来一份40字的电报。”

丹尼尔斯说：“电报说什么？”

“电报内容是，”我边说边转向我手下的打字员，他已经准备好打字。

随着电文一个字一个字的被译码，国务院秘书丹尼尔斯庄严地

^① 海伍德·布龙：美国新闻记者，提倡社会改革。

说：“先生们，这是本届政府收到的最重要的一份电报。”

我把译完码的电报交给他们。墨西哥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这些先生们面色顿时惨白，但仍然保持理智跑去见美国总统。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努力钻研美国的外交密码，进步虽说不快，但确实有了许多心得。最终，我写出一份100多页的研究报告，放在我的上司面前。

“这是什么？”我的上司问。

“美国外交密码破译研究，”我回答。

“是你写的？”

“对！”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密码不安全？”他转身看着我，然后接着说，“我不信。”

我回答：“这份备忘录包含了我1000多小时全神贯注的分析和艰苦的劳动，它耗费了我近2年的时间。我只是想请你看一看。”

他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走开，我能看出他透露出一丝绝望的表情。他负责美国的外交密码，所有的秘密通信都归他管。

除了这件事外，我曾做过一件诡异的事，令上司感到讨厌，我觉得他肯定认为我有某种超自然力量。大约一年以前，他把保存密码本的保险柜的密码改变了，他非常得意自己的做法，竟然大笑起来。他是在星期六把保险柜密码改变的，而我必须在星期日早晨打开保险柜。他没有告诉我保险柜的新密码，我也忘记问他了。

第2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才意识到有问题。他有点小聪明，为了不让我们在兜里存放保险柜密码，他用人名来设置保险柜的密码。他选一个人的，然后让我们在电话簿中找到相应的电话号码，再对这个电话号码进行特殊变换后，就形成保险柜的密码。由于我对智力问题感兴趣，所以我不想打电话去问而是把密码自己猜出来，我觉得那样更有趣一些。此外，如果我打电话问，他肯定会来办公室把密码再次修改。

我坐下来开动脑筋思考。他那天改变保险柜密码时为什么要大笑？他肯定选用了某个令他大笑的人的名字做关键字。此时此刻，我脑袋里最令人感到滑稽的人是亨利·福特。福特曾声称他有个和平使命，就是要“在圣诞节前使士兵们摆脱战壕”，但他后来不得不放弃这个使命。

亨利·福特的名字不在电话簿中。我试了试福特公司的电话号码，但不对。

我觉得保险柜应该依靠直觉才能被打开，必须找到上司改变保险柜密码时的思路。他当时笑了。为什么？是什么人的名字吗？是与名字有关的什么吗？那天大家都在谈谁的名字？突然，我想到“盖特夫人”这个名字。那天，威尔逊总统宣布与盖特夫人的婚约。

我在电话簿中找到盖特夫人的电话号码，用颤抖的手旋转保险柜的密码盘。保险柜的锁开始发出滴答声，一秒钟之后，保险柜的门敞开了！

几乎同时，电话铃响了，是我的上司打来的电话。

“雅德利，我忘了告诉你保险柜的新密码……”

“不必了，保险柜的门现在是开着的。”

他大叫起来道：“开着的？昨天是谁没有关？”

“没有谁忘记关。是我打开的。”

“你打不开，因为我没有告诉你保险柜的新密码。”

“没什么了不起……我试了几下就打开了。”

我不仅希望我的高效工作能感动上司，还希望有其他的東西能感动他。我希望未来能做大事，他应该能提供帮助。给他一点神秘感不是坏事。我猜他有可能觉得我是个锁匠或巫师。

在我提交那份备忘录几天后，我的上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他面色阴沉，眼睛盯着我。

“你做这件事几年了？”

“自从我来这里工作就开始了。大约有4年了。”

他很小心地选择合适的词语。

“还有谁知道你写的备忘录?”

“没有别人了。”

“你应该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

“我当然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我必须保护好威尔逊和豪斯之间的密电。他让我退下。但是,在我离开前,他又说:“根据伦敦发来的电报说,英国有一个很大的组织破译其他国家的外交电报。”

他停止了说话,看着我。

“你认为他们能破译我们的密码吗?”他这样说,很可能是在给自己打气。另一种可能性是他打算给我更大的权力,让我去对付那些有经验的英国密码破译者。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我不想贬低自己的知识,也不想当傻瓜。

“我有一种观点,”我回答,“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如果让你做这件事,你需要多长时间?”

我慢吞吞地回答:“如果给我助手,我能在1个月内做到。”

“不要再谈此事了。我要考虑一下,”他含糊地说道。我离开了。

“雅德利,”他叫住我,然后说:“你的分析非常绝妙。”

美国这部战车正隆隆地滚入战争。我必须保持耐心。战争就是机会。

一个月后,我的上司编制了一种新的外交密码。我手指痒痒得真想把那密码撕碎。我在正常的电报编码和解码工作之余,不时花费个把小时研究如何破译新的密码系统。我为此冥思苦想,早起第一件事是它,晚睡最后一件事也是它。当然,大量的艰苦劳动是花费在铅笔和纸张上。几周后的一个晚上,我的脑海里闪过答案,那答案就如算术公式那样明晰。

我从床上坐起来,走到打字机前,争取把思路记录下来,不让他滑入记忆的黑暗角落之中。